

论芥川龙之介中国题材作品群的产生

李秀卿, 陈忠坤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作品群是笔者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指芥川作品中根据中国历史传说和古典小说改编、翻案而来,或者以现代中国为背景创作的那部分作品。这些作品的产生是中国古典文化(文学)浸润芥川且深入骨髓的生动表现。

【关键词】芥川龙之介;中国题材作品群;浸润;深入骨髓

【中图分类号】I313.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6)03-0025-04

所谓“中国题材作品群”,是指芥川文学中根据中国历史传说和古典小说改编、翻案而来,或者以现代中国为背景创作的一系列作品,它在芥川文学中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本文拟对其产生的基本前提、作品内容及其意义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一、中国题材作品群产生的基本前提

芥川从出生一直到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乃至成为职业作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都不曾间断过。这种长期的汉文学浸润,是芥川中国题材作品群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 社会环境:明治二三十年代的本所小泉町

芥川从1892年(明治二十五)一直到1910年(明治四十三),都在本所小泉町生活,时间长达十八年之久。小泉町的自然风物给予芥川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

“明治二三十年代的本所,不是今天这样的工业区。当时是很多深受二百年江户文明拖累的、生活上的落伍者居住的地方。”^[1]吉田精一氏则说得更干脆,他认为残留着浓厚的江户气息是本所的特色。那些所谓的风流隐士、文人墨客多数定居于本所。^[2]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传统文化氛围,不可能不对幼小的芥川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虽不能说他们的戏作和文章、话术,直接

和芥川文学有关系,但是不能否定流动于他们艺术中的某种情绪、某种血脉,尽管细微,却通向芥川文学。养育他的环境,他所呼吸、眺望着的自然,和他们不是完全相异的。”^[3]众所周知,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江户时代是输入中国古典文学最后也是最盛的一个时期。小泉町保存的那种浓郁的江户文化遗风,不知不觉中潜入了幼小芥川的心灵深处。

(二) 家庭氛围——出身于爱好文学的家庭

芥川家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家庭,许多传统趣味(包括旧的伦理道德观念)被很好地保留着。芥川在《出身于爱好文学的家庭》一文中说,他父亲喜欢一中节(日本古典说唱曲艺净琉璃的一派)、围棋、盆栽、俳句等;母亲是津藤的侄女,知道许多以前的故事。父母和姑姑都相当喜欢文学。^[4]芥川从幼年时代开始,就是在养父母和姑姑的怪谈和因缘话中长大的。当时,本所一带的怪谈和因缘话,特别是《本所七件不可思议的事》等怪谈被认为是真实的故事。芥川在夏夜乘凉时,或在睡前的床上,不断地从养父母或姑姑那里听到这类的故事。^[5]而塞满了养父家书箱的草双纸类小说以及堆放在灰泥墙仓库里的插图本古草双纸,让芥川发现了“怪奇”的世界。他后来早熟的文学天赋,和这样的家庭气氛是分不开的。从十岁起,芥川正式学习英文和汉语。除了正常上学外,“每天晚上,夹着《国民读本》和《日本外史》,匆匆地赶往相生町二丁目的师父

收稿日期:2006-04-25

作者简介:李秀卿(1971-),男,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

家”^[6]，补习英文、汉学和习字。这段学习生活一直持续到将近小学毕业。这是芥川直接接触汉文学的开始。等到他能够阅读书籍的时候，他对读书的热情便喷涌而出。还在上小学的时候，芥川就在不知不觉中将他家附近一家租书店里话本之类的小说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在这些书的引导下，“首先是读《八犬传》，然后读《西游记》、《水浒传》……汉诗也读了不少。”^[7]在被认为是“精神私小说”的《大导寺信辅的半生》中，芥川对小时候耽读《水浒传》的情形作过如下精彩地描述：

对于书的热情，信辅是从小学时代开始的。教给他这种热情的，是父亲书箱底下的帝国文库本《水浒传》。这个大脑袋的小学生在暗淡的灯光下，把《水浒传》反复地读了若干遍。不仅如此，当他合上书本的时候，就想象替天行道的旗帜，景阳冈上的猛虎和菜园子张青房梁上吊着的人腿。这是想象吗？然而那种想象比现实还要现实。他还不知多少次手提木剑，在挂着干菜的院子里，和《水浒传》里的人物——一丈青扈三娘以及花和尚鲁智深格斗。这种热情三十年来一直支配着他……

——《大导寺信辅的半生》

这种如饥似渴的古典文学阅读，伴他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奇异的中国古典世界，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三）青少年时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遨游

进入中学，芥川的汉文学功力日益见长。他的习作《义仲论》用汉文写就，文中把拓跋魏、王荆公、淮南子、诸葛孔明以及李白的诗、金主亮的绝句等一一巧妙地编织在对义仲的议论中。^[8]吉田氏评价说：“作为文章，虽不见谷崎润一郎中学时代作品那样的天才光彩，但仅就他能比较自如地运用汉语以及通晓历史事实的细节来看，是应该予以注意的。”^[9]1911年（明治四十三）7月3日，他在给恩师广濑雄的信中写道：“今日朝来微雨，独坐桌前，翻开许丁卯的诗集，感到一股像雾一样的暗愁袭上心头。他的怀古七律中哀痛的格调，比李义山更细微，比温飞卿更柔丽，青莲少陵以后以七律获得‘斗南第一人’之称，的确不是偶然的。”^[10]十八岁的中学生芥川，已经有了这样的一种趣味和心境，这无论如何是很特别的。

芥川中学毕业被免试保送升入第一高等学校，并决定专攻文学。对他的这一选择，家人一点也没表示反对。用芥川自己的话来说：“干文学这个行

当，完全没有人反对，因为父母以及姑姑都相当喜欢文学。如果代之以实业家，或者工程师，也许反而会遭到反对。”^[11]高中毕业，芥川以同年级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东京大学英文科。有意思的是，芥川并没有对这里的学习表现出多大兴趣。相反，“小说（阅读）转向了中国作品。《珠屯谈怪》、《新齐谐》、《西厢记》、《琵琶行》等滥读一通”^[12]。另据浅野晃所列年表，这一时期读过的汉文学书籍还有《虞初新志》、《剪灯新话》、《金瓶梅》等中国奇书。芥川中学时候的班主任广濑雄在《对芥川龙之介君的回忆》（1956）一文中还证实“《聊斋志异》在中学、高中时代（芥川）就已读过了”^[13]。

以后，他一直坚持了这种阅读汉文学的习惯，比如在中国旅行时他就在读《水浒传》。芥川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长期大量阅读，为他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题材作品群的创作情况

从1915年7月的《仙人》一直到1927年6月的《女仙》，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主要作品有《酒虫》、《黄粱梦》、《英雄之器》、《南京的基督》、《杜子春》、《第四个丈夫》、《湖南之扇》等。

《仙人》一般认为由《聊斋志异》中的《鼠戏》和《雨钱》改编而来。在作品中，芥川借李小二之口对人生意义发出了质疑：为什么活着是痛苦的？为什么即使是痛苦的，还要硬撑着活下去？《黄粱梦》是根据唐朝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改编的。在这篇作品中，芥川表达了想真挚地活下去的良好愿望。

《杜子春》是芥川的代表作之一。学者大都认为是从唐朝李复言（775~833）的《续玄怪录·杜子春传》改编而来的，芥川自己也说“拙作《杜子春》是沿用了唐代小说《杜子春传》的主人公的名字，故事有三分之二是属于自己的创作”^[14]。在芥川笔下，当杜子春看到妈妈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不禁失声喊出了“妈妈”，从而失去了成仙的机会。对此，杜子春不但不后悔，反而眼含热泪，紧握老人的手说：“没关系，没关系。没有成仙，我反而感到高兴。”面对伟大的母爱，杜子春彻底丢掉了幻想，回到现实。当铁冠子再次问他“往后你

打算怎么做”时,他以“从未有过的爽朗声调”回答道:“不管以后做什么,都要像真正的人那样,正直地生活下去”。他终于认识到:不管怎样,人只有踏踏实实地面对现实,面对生活,认真地活下去,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但是,上述作品比起《南京的基督》来还是逊色多了。这篇写于芥川中国之行前一年的作品,使芥川的中国古典想象达到了最高峰,成为芥川最富有亮丽光彩的作品之一。作品写南京奇望街一个私窝子因为笃信基督耶稣而使自己的性病在一夜之间奇迹般被治愈的故事。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名叫宋金花的十五岁少女。她长相一般,“在秦淮的众多私窝子中,像金花这样容貌的女子,当然是很多的”。她夜夜在家里接客,完全是生活所迫。除了她,家里只有一个“已经直不起腰来”的老爹,如果不做这个买卖,她和爹都得饿死。但是,宋金花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妓女。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有一颗美好的心灵。“像金花这样温柔和气的少女,在这里是否能够找出第二个,至少是个问题”,因为“她和同行姐妹不同,从不吹牛撒谎,也不虚荣浮荡。只是每天晚上带着愉快的微笑和到这间阴暗狭小的屋子里造访的各种客人取乐”。也就是说,宋金花实际上还是个不谙世事、纯真善良的少女,社会的肮脏污浊之气还没有污染她纯洁的心灵和善良的本性。如果不是无以为生,她该是一位多么清纯的姑娘!更为难得的是,“要是偶尔得到客人比事先讲好的价钱稍多的钱,她便会高高兴兴地让爹多喝一杯老酒,满足一下他那点嗜好”。在不幸患上了性病后,她不是按照同行姐妹教她的方法把病传给客人,而是拒绝客人的要求。遇到被客人纠缠时,她就干脆把她的病症拿给客人看。这样的人格,这样的勇气,比那些满肚子是自私、虚伪、卑鄙的绅士、淑女不知要高多少倍!从这点看,芥川对宋金花这个人物是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期望的。

但从中国回来后,芥川的中国题材作品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母》、《仙人》(另一

篇)、《马脚》、《将军》、《女仙》都属于同类作品。这些作品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如《马脚》中的忍野半三郎,因为被换成了一双马脚而备受周围人的非议和歧视,甚至连他的妻子也不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半三郎只好调转身,再次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这种黑洞洞的暗夜,反映出芥川晚年日趋绝望的心理状态。1924年4月发表的《第四个丈夫》为我们描绘了拉萨世外桃源般的社会生活。但是其矛头是直接指向日本现实社会的,表明从中国回来以后,随着理想的破灭,芥川跌回到现实之中,开始与现实社会面对面地直接搏杀。

三 中国题材作品群的意义

中国题材作品群是芥川长期接受汉文学浸润的必然结果。这种浸润对芥川影响的深刻性,我们可以从中国题材作品群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加以认识。

在中国题材作品群中,芥川以他丰富的汉文学知识和深厚的汉文学修养对至纯至真至美的人性进行了热情讴歌,对淳朴的古典中国进行了唯美的想象和细致地描绘,表现了他浓厚的古典中国趣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深处极其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包括对某些旧式伦理道德观念的吸收。这种积淀是构成芥川人生观和艺术观的基本内核,是西洋文学(文化)的影响难以企及的。芥川思想中的“中庸”、“孝”、“隐逸”等观念乃至小农意识都和这种浸润有着直接的关系。后来当芥川受到日本现实社会伤害,欲逃避和反抗现实社会时,就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想象中的古典中国作为躲避精神伤害的坚固堡垒,并小心翼翼地蜗居其中。在他需要对现代与传统作出选择时,他就倒向了传统。正是这点,使芥川与同时代的作家明显地区别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典文化(文学)对芥川的浸润用“深入骨髓”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中国题材作品群也就成为芥川文学独特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本所两国》,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12卷本)第9卷,第88页。
- [2]吉田精一著《芥川龙之介》[M]新潮社,昭和33年1月,第19页。
- [3]吉田精一著《芥川龙之介》,新潮社,昭和33年1月,第19页。
- [4]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12卷本)第2卷,第128页。

- [5] 福田清人、笠井秋生著《芥川龙之介》[M], 清水书院, 昭和 55 年 4 月, 第 19 页.
- [6] 《追忆"学问"》, 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 (12 卷本) 第 8 卷, 第 134 页.
- [7] 《写小说多半是出于朋友的煽动》, 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 (12 卷本) 第 2 卷, 第 473 页.
- [8] 参见任常毅《芥川与汉文学——它的表 and 里》, 《日本学研究》[J]8, 北京日本学中心,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
- [9] 吉田精一著《芥川龙之介》[M] 新潮社, 昭和 33 年 1 月, 第 26 页.
- [10] 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 (12 卷本) 第 10 卷, 第 21 页.
- [11] 《出身于爱好文学的家庭》, 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 (12 卷本) 第 2 卷, 第 128 页.
- [13] 《写小说多半出于朋友的煽动》, 吉田精一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 (12 卷本) 第 2 卷, 第 474 页.
- [14] 红野敏郎等编《芥川龙之介全集》[M] (24 卷本) 第 1 卷, 第 342 页.

Analyz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 Thinking Inclination of Akutagawa-ryunosuke'S Chinese Themes

LI Xiu-qing, CHEN Zhong-kun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e thinking inclination of Akutagawa-ryunosuke's Chinese themes is a notion which is posed by the author. This notion refers to the themes revised and reversed,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hinese classic novels, or the themes which based on Chinese realistic backgroundings.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themes are the valid manifestation of classic Chinese literature in Akutagawa-ryunosuke'S works.

Key words: Akutagawa-ryunosuke; The Chinese Themes; Valid Manifestation

(责任编辑: 张俊之)